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五百七十四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新聞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每半格價又減半　後幅中縫照新聞中縫價減半

中和醫院

專門科目：內科　兒科（治戒煙）　外科（皮膚花柳　泌尿生殖器）　X光電科

院長　留日醫學士七等嘉禾章　廖煥章

副院長　日本京大醫學士　廖濕仁

醫員　西醫　王思義

設備特優　病房閒住院

老靶子路五十九號　電話北二六七七

大厂居士

篆刻　書畫

收件處南京路望平街王山公司二樓

徽州休城　起首老胡開文筆墨莊

現由休寧運到家藏極品徽墨數十種敢請文學界諸君惠臨選購餘如特製上等賀禮品及日常應用品並精選各種湖筆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如蒙光顧竭誠歡迎

上海河南路八十二號即棋盤街交通路對面本莊

經理汪鑑堂謹啓　電話（中央）一八四三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非獨能使合光之眼鏡補助君目力之困難且足壯尊嚴之氣象而增進常時之丰采實非淺鮮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農商部褒獎　無敵牌之出品

（一）各種牙粉　（二）各種香粉　（三）麝香生髮水　（四）杏仁規那生髮油　（五）麝香花露水　（六）各式牙刷　（七）炭酸鎂　（八）滑石粉　（九）凍瘃藥　（十）潤容液　（十一）水仙花蜜　（十二）雪花精　（十三）玫瑰蜜精　（十四）洗牙水　（十五）自來撲粉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滬唯醫院

精醫新老白濁老年花柳骨痛梅毒橫痃下疳俱用科法新藥包醫速收奇效

老手無痛注射德國六〇六

專精脫痔　新法無痛針不用刀割　七天全愈斷根

院址南京路四川路朝北甯波路口

醫生黃佐文　何炳瀚同啓

華義銀行廣告

資本　國幣一百二十萬圓

公積　金幣十六萬金鎊　國幣十五萬餘圓

特點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有純粹華商銀行之便利而兼有外國銀行之週密穩固加無其隔閡

注意　（一）於常存放款項外兼營商業往來適合華商習慣　（二）以辦理國外匯兌買賣金銀爲業務穩妥便宜進出悉無佣金

法定行址　天津　國內分行　上海九江路　天津法租界中街　京東交民巷口　國外聯號　全歐南北美及非澳各地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通都大邑

壽發百貨商店

第二期零股票十二月初四日開籤

每股大洋五元　第一籤十萬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衰弱等症常服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稱許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消瘀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瘤專治腫毒潰爛下疳橫痃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十世儒醫林屋山人啓事

鄙人自開診以來病者躐門日踵一日後至者輒抱向隅之憾心殊歉然爰於六月初一日起門診改爲上午九點鐘至下午二點鐘出診下午四點鐘至八點鐘延長時刻以免診察不周之處此啓

診所法租界貝勒路廿七號天台山農廣電話西三八三一

美記華珍公司

上等白金首飾　銀器　鑽石電刻　屏軸　仿古器

腎虧有方

林自由老醫生

專治腎虧遺精陽痿病　善療色傷早洩艱嗣

醫寓上海三馬路會樂里

小兒科專門

門診下午二時至四時

自備化驗室診斷極精細無論如何疑難大症無不能治

南京路雲南路口

醫學士鄧源和

普救天下　膨脹

臌脹一症向無對症良藥自憂丹發行以來服過者均稱謂人間仙丹也定價全料二十元半料十元試服二元……函索仿單附郵一分……

上海興西里……正威大藥房啓

專門療毒醫生　強志堅

清晨診察　貧病送診

淋病　下疳　橫痃　梅毒

診所（南林里底）

朱氏頭痛散

頭痛怕吃藥嗅此散立好　每瓶買快洋二角每打洋一元

本埠先施公司各藥房代售　外埠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上海英界華街維新里中南國產製藥社啓

純正補品　參精鰉蜃膠

總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美租界百九十二號善慶里

北洋正威藥廠啓

唐拾義

專治咳症專售咳藥醫生

著名久咳丸　哮喘丸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

花柳聖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妥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上海科發藥房啓　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背痛

開保壽險者必經醫士考驗其小便然後方能定保者之壽限此無他驗小便可以知腎之強弱也背痛者腎弱之起點也有則速宜治愈否則腎更弱較重之症叢生矣此丸主治腎虛背痛風濕水腫腎筋痛腦系痛大脚風膀胱炎石淋腰痛小便渣滓小便停住小便不通夜多小便等症大有奇效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記捧文的捧場

（丹翁）

當那曹老三將要登極的時候、上海的各家報紙、對着他都考究個一致的不贊成、如果有一家或是罵他罵得稍輕一點、幾乎就被嫌疑、說他帶點那五百位的口味了、甚至難免請他吃※※這樣好飲食、傳說有一家、眼光來得偏靈、知道姓曹的必成大器、不能不在驚濤駭浪之中、表示一點區區血誠、法子頗爲他想、議論上照舊大罵、訪事員寄來的稿子、可就大帮其忙了、情願犧牲議論、不使有一毫價值、一勁兒教新聞方面、光芒萬丈、他的影響之大、力量之厚、那就不用提了、誰想、政治舞台之所以得名、本從舞台胎息出來的、這回周旋舞台、反要從政治舞台上摹彷一二、怎樣摹彷呢、就是對於捧某名角、不在議論上捧、專在他的起居注上、用『六隻指頭兒搔搔癢、加一奉承』罷了、我以爲其實矣了、反對曹三的、是各報、現在眞順從民意的、彷彿只有一報、從前捧曹三、被各報所屈、用這種無聊之極思、猶自可、現在被一報所屈、未免寃枉、而且不在議論上捧、到底不算闊熱、萬一就因這種捏首捏尾的樣子、竟弄成所要捧的名角、轟轟烈烈而來、匿跡銷聲而去、如何稱得起盡過捧場的責任呢、在我看、倒不如索興大放厥辭、恭維得一個不堪、左右站對面的、頂兒不過一個小隱、充各位的技倆、雖不敢說一個能敵一個、大多數合起伙來、也就把個障礙物打掉了、到那個時候、還用着扭扭揑揑做這樣紀實式的捧場文字嗎、我在你後頭上勁、幹呀、

又抽了一次

（粉廢）

前天公共租界工部局、禁娼、又舉行抽籤、又抽去了不少的娼妓、照表面上看來、應該租界上的娼妓、越抽越少、然而按之內容、租界上的娼妓、但比未抽籤以前、多呢？少呢？並且這一個租界裏抽、那一個租界裏收、抽的快、收的快、結果抽等於不抽、人說掩耳盜鈴、實際上、耳掩了、鈴還沒有盜着、老實一句話、工部局抽籤的結果、不過抽着幾塊娼妓的招牌而已、我們很贊成租界裏禁娼、但是進一步要要求澈底的禁娼、聯合一致的禁娼、那末方幾有效、否則娼妓在一邊暗暗的冷笑道、你抽罷！你抽罷！那是何用、

謝青島車飯錢

（求幸福齋主自京寄）

抽著十丈京塵中、偶因談論北京花酒車飯錢連想到上海車飯錢、誤爲不分車夫階級一律小洋二角、致勞青島先生賜教、青島之言是也、我自民國元二年後、卽未曾嘗喫上海花酒、局票後身打圈圈之事、向模糊可記、發行紙幣、則去歲游滬偶一見之、以久不在滬之人、偶因京塵而談到滬事、一言之誤、或可見原、然青島盛意、不可無謝、乃謝以打油詩一絕、

青島啣來車飯錢。曾開分級打圈圈。十年未設春江酒。往事前塵漸似烟。
我言上海開錢少。君說圈兒也要多。從此釘牢鳥規矩。車夫捧腹笑呵呵。

雲梅勾留記

（飛老）

梅蘭芳此番南來、已成尾聲、藝術支離、無可爲諱、齒長色衰、又固已現露者相矣、下車次夕、讌於袁寒雲館舍、面要寒雲共演洛神、這倒是一齣實地表情、歷史有關的新戲、寒雲聰明多情、感甄一賦、早具會心、現身說餘、自能傳神阿堵、但這偽體的甄妃、與翻板的曹子建、恐終不免有點神光離合、年陰年陽耳、

寒雲將旋津、爲其長公子納婦、月前早已淑裝待發、其一再延期者、俟梅南下耳、文公達之先來、亦爲梅之一留雲使也、近日雲梅既接、相得益彰、容非外人所知、或謂寒雲倘峻却梅蘭芳洛神之魏王子、將何以解於程艷秋審頭之尚老爺、連日磋商、頗有眉目、寒雲行意、漸可打消、暫不必還家作翁、或竟配水神爲壻、亦梨園增聲價之一術、然終恐忽忽不暇唱渭城也、

滋惑

（小隱）

余叔岩學譚、比於儕輩、工力自勝、際此劇界乏才、鑿視叔岩爲鳳毛麟角、李吉瑞學黃月山、比於儕輩、資格最先、且一時無能與之抗衡者、然則亦將尊李吉瑞爲獨一無二之黃派名角歟、

四海兄弟、古人之訓、上下平等、今之潮流、昔娼優並爲賤業、娼優而免者乎、以平等故、而兄免爲不足異、書畫稱謂尤謙、然則遇娼妓、亦將姊之乎、吾滋惑焉、竊不免于滋惑焉、

西施与西厠

（不齋）

前年梅蘭芳到滬、有一位肉麻家、名叫春醪、每天做一段肉麻梅訊、說了許多肉麻話、今日見什麼闊客呢、什麼闊人請吃飯呢、甚至什麼闊人包廂聽戲呢、都一樁樁括子寫上去、好像官僚式的轅門抄一般、當時觸惱了一位滑稽家、照樣摹仿了一篇、署名叫做秋醋、登在小時報上、寫的是、梅王今日撒屎幾兩、拉屎幾斤之類、也可算是奚落盡致了、不料去年梅來、又有一位珍重閣先生代做梅訊、整整的肉麻了一個月零九天、當時也有一家小報、登了一段鹵莽樓的梅訊、照秋醋的一樣辦法、打趣得不亦樂乎、今年東閣的梅訊又來了、仿照成例、是一定要對一付對子的、我想用西厢兩個字、對東閣、是再好沒有、西厢和西施、字音相近、你看苧蘿浣紗、館娃響屧、是何等香艷的故典、卻偏偏要把這位香噴噴西施、拉到西厠上去、你說作孽不作孽、這也不能怪我、要怪梅黨的人名字起得不好、聽說梅黨裏還有一位名士叫豬坨、聽香古通、豬坨的對面、就是臭坑、以臭坑裏的老斗、捧西厠裏的口口、這一股子肮髒俟傖的味道、豈但蹙眉而顰、簡直要捧心而病了、我倒要文謅謅的說一句四書、是『人皆掩鼻而過之』眞可惜西子蒙不潔了

□三日報告□

（勞者自北京寄）

□其一□

□梅蘭芳在眞光院演廉錦楓時、梅之夫人與程艷秋之夫人同坐第三號包廂中、爲座客所注目、梅扮廉錦楓、在海底取參、被一漁翁所獲、蕭長華扮漁翁、語之曰、你取海參幹什麼、這一趟上海、不是就要撈幾萬嗎、座客爲之大嘩、蓋梅於次夕演畢、卽須摒擋赴滬也、

□其二□ （辛）

□新舞臺後台、忽失去武猖神一尊、或謂有人取去鎭壓病魔、或謂爲人盜去打花會、無從知其眞相、現已在城內某塑佛處另塑矣、

□其三□ （卍）

□梅黨第三擋張先生謬子、力疾自京來申、於三十日之夕、小梅出台前五分鐘蒞共舞台、卽與第一擋文先生公達第二擋正身聯合、聞第四擋齊先生如山、第五擋李先生釋戡、第六擋馮先生幼薇、第七擋許先生伯明、均將陸續蒞滬、

□其四□ （癡）

□六日、工部局第四次抽籤、抽去中西妓院、九十八家、其中長三妓院六十一家、妓女一百二十五名、么二妓院五家、如善抱琵琶之時鴻、艷色秋氣之艷娟、漂亮如電氣泡洛之錢寶珠、揚碧碩果僅存之龍窟花寶琴、號稱青帮太史公之青鳳、均被抽去、某君說、上海妓女、經不起幾抽、果然這一抽後、便要風流雲散了、

我的新體詩

（貴公）

（彷時報的瀑布體）
（譯寒雲的相見歡詞）

會見了？要談談我們轉的念頭
。慢慢償！
可有甚麼在燈旁邊？
沒有甚麼站牢天。
酒和淚？
吞下去？又要醉。
正是胡裏八塗；
已經是天快亮了？人都滾了？
馬放聲喊起來了。

□附錄原詞　相逢欲說相思。又遲遲。無奈鐙前無那立多時。□酒和淚。咽還醉。正迷離。已是夜闌人去馬嘶。

嫩仙山房日記

（再續）（帆春）

西人聞而不答、查票員又譯告之、西人不携名刺、乃取日記簿片楮、書姓名國籍、授此男子、似皆爲英國人也、男子又索查票員名刺、查票員遲疑不敢出、記者謂之曰、此不過以備證人、此君當無他意、查票員始出刺授之、男子猶欲留其鐵匣、作傷害器具之證、記者曰、此似不可、此彼之所有權也、若果欲提起訴訟者、則已有合法作證之查票員矣、車客亦以記者之言爲然、此談判遂暫告結束、而西人亦補票入二等車矣、

三時車抵滬站、記者偕袁君治誠同赴遠東飯店之四樓、室甚精潔、四壁作淡碧色、而每室之中、皆有電話浴室、此遠東飯店之特點也、坐定呼餐餐至、皆爲一元之中餐、三菜一湯、味皆適口、

可柰……無那

（非貴公子）

予於某所見寒雲詞、錄者似捧之甚力、其『相見歡』一闋中有句云、『可柰燈前無那立多時』、『柰那』二字、或謂同、或謂不同、或謂同而不同、蓋同者字面不同者句、幸也、是稿未由本報刊登、否則、手民雙喜屆時來質記者、記者將何詞以對、雖然、雙喜通矣、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

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上等大號香烟

大前門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情箋

（環公）

□戲爲惜紅生作

窺天才一管。瀾海只一勺。驟覺心境怡　寗知世路惡。出門得陷穽。舉足便踆躍　回頭語同伴。猥云此間樂。此間雖泥滓。青蓮幸非濁。采采復采采。入手未盈握。罡風一以至。驀地吹花落。斷梗曳殘枝。隨風更飄泊。花亦不可留。樂亦不復作。但恨風力強。敢怨花情薄。掩淚暫歸來。神傷氣爲索。望望首重回。花意終落寞。去矣勿復顧。天海自寥廓。

言菊朋談

（林屋山人）

譚英秀劇、中晚年微有不同、中年精練、晚年純熟、自然之境也、余叔岩師譚氏於晚年、又內行出身、獻藝年久、故得其純熟、言菊朋君少嗜譚劇、又常與陳君彥衡研究、陳固極贊譚中年劇者、言君又以票友、頗自矜持、不恒出演、故得其精練、故發音切字、頓腔收聲、菊朋差勝、表情作勢、應節合工、叔岩似優、至於平而無奇、淡而彌永、是乃譚氏所長、二人學之、皆有心得、異曲同工、未易軒輊也、昨在共舞台觀空城計、爲菊朋來滬第一聲、純熟略遜叔岩、而精練過之、卽白口亦叔岩湖廣味多、菊朋差少、師同藝異、乃譚氏中晚年之別也、劇畢、有滬界票友數人、皆老於顧曲者、僉謂菊朋不減叔岩、勉哉言君、海上名譽、將自此大振矣、又陳彥衡君爲菊朋操絃、陳君絕技、海內皆知、今菊朋與偕、可謂相得益彰云、

陳言南下紀

（疑始自北京寄）

今日（三號）梅蘭芳應上海共舞台之約、首途南下矣、同行者、舍鳳卿玉芙妙香諸人外、尙有票友陳彥衡言菊朋二人、許少卿與二人約定、至滬以清客串名義登台、一月爲期、酬送二人旅費開銷六千元、陳得二千、言得四千、此外另由總包銀中提一千元、特別津貼陳氏、（計陳實得三千）陳專爲言奏琴、至蘭芳琴師、仍爲徐蘭元、於陳無與也、滬上舞台擬邀菊朋已數次、去夏今春、亦且兩託不佞代邀、皆以菊朋臨時不克抽身而罷、蘭芳以年事日增、深慮號召之力有遜、前、久思引生色名家爲助、其欲邀菊朋同演、在一二三月間卽經介人與商、今始見諸事實、遂兼約彥衡偕言南下、此局之成、醞釀蓋有日矣、菊朋名言錫、滿人、蓋松文清筠之玄孫、乃父在清季嘗爲陸部司長、菊朋歷充蒙藏院衆議院興和道署財政部等職官、少嗜戲劇、玩票已十數年、專生色、宗譚英秀、除親炙英秀演唱簡練揣摩外、兼得侗厚齋（紅豆館主）陳彥衡之指正、近與彥衡過從尤密、獲益更多、嗓音瀏亮、迴異叔岩之沙啞、唱念固不敢謂盡得譚氏三昧、而確頗有神似英秀之處、擬相、台步、氣度、神情、摹擬譚氏、功候亦且甚深、能戲六七十齣、文武兼備、珠簾寨定軍山南陽關空城計二進宮寶蓮燈梅龍鎭寄子捉放賣馬罵曹探母汾河灣慶頂珠等、皆爲內行所極推重、就不佞所見、尤以汾河灣探母賣馬爲最出色、其所唱做、與尋常所謂譚派騷生、大相逕庭、譚氏之唱、韶秀蒼鬱、兼而有之、菊朋得其韶秀獨多、（自具清剛之氣、並不流於委靡軟弱、）海上不乏知音、試聆其歌、以吾言爲何如也、

陳彥衡名新銓、蜀中名士、宦游燕齊、（父官山東、）工書善書、酷好聲樂、偏聆九齡勝奎三勝紫雲小福桂山楞仙桂芬英秀諸人之劇、而習其腔、尤喜與英秀及梅大瑣遊、初學琴於蕭某、已足與名工敵、及識梅、造詣益精、梅將死時、且自歎不能有加於陳、今則已成海內第一手、兼習鑼鼓、亦獨步一時、（今言所帶鼓手壽三、亦個中翹楚、常請益於陳者也、）彥衡旣與英秀游、時爲奏琴、英秀所唱、均就琴中默識其工尺、筆之於紙、嘗著說譚一册、以天雷報武家坡兩齣工尺刊印行世、）故彥衡兼擅生旦淨末諸名家之唱、而所記譚腔獨尤眞切、內外兩行學譚者、殆莫不乞教而就正焉、（叔岩亦嘗受其指點）惜嗓不佳、末由引吭高歌、僅以琴鼓登臺、否則舞台上傳譚衣鉢者、舍斯人其誰與歸、然卽聽其曼聲低唱、其味正復無窮、至其奏琴、托腔固然嚴密、過門不使花腔、聽之自然使人盪心動魄、不由不拍案叫絕、菊朋之唱、得彥衡爲之奏琴、其必益顯精彩、尙何待言、彥衡學琴、弓子常緊揩外弦、故發音格外清亮、方彼初學時、因恐天寒手凍、指或木僵不靈、嘗于隆冬鑿孔於紙窗、伸其數指於外、使受沍寒綷時、然後操弓奏琴、馴至手不畏凍乃止、用功之專且勤如此、奏琴之精、固其所耳、亦可見一技之長、不有不以萬物易蜩翼之精神、良非可以倖致也、

闢余篇（中）

（小隱）

余之演狀元譜也、曾以右手執板、識者爲之匿笑、而余猶不知、飾小生者苦無廻旋之地、至掌嘴時、余須用手、方覺不甚方便、始將板遞至左手、演空城計之斬謖亦然、升帳後、不知將扇遞在左手、及唱將王平責打四十棍時、例須揚右手四指擬四十之數、又苦無手、乃以左手代之、某君在閑閒演定軍山、二次開弓、忽然忘詞、乃含糊串至三次開弓、使聽了事、凡此皆非譚的問題、實於普通戲學、尙未嫻習、居然以名角自居、且斷爲譚之傳人、余叔岩縱能有此厚顏、吾實不能不爲譚鑫培哭也、

賭得清一色

（有序）（丹翁）

某公謂予、梅局清一色矣、可晒否、因戲作丕詩一首、

問清一色幾多家。引得旁觀雀也麻。指着桑兒罵槐樹。扳開竹子看梅花。黃生東閣先生角。白板南風老板叉。如入防翁申報館。（此句有典故）『時』將『小』瞰滿『香茶』（人名）

梅言登台記

（木老）

（丹翁按此公亦鼎鼎大名、居然惠稿、殊可感也、）

第一日梅言登台、實有花籃八隻、梅

有九隻、比言老一隻、而陳彥衡獨得巨幅幢眉一、爲『今之師曠』四字、陳彥衡攜琴出台時、台下鼓掌以歡迎之、琴師未奏技之先、有碰頭好者、『此爲破天荒矣、

空城計一劇、彩聲極多、郝壽臣之馬謖固佳、董俊峯之司馬懿亦不弱、及至武家坡出場、除照例數聲碰頭好外、一直到底、反舌無聲、薛平貴甫進窰坐定、台下卽已開閧、紛紛外覷矣、是夕樓廂、除前三排以及樓廂內之珠光寶氣外、餘皆是星寥落、吾爲小梅危、

小梅之場中、較去歲益甚、喉音粗闊、稍提高卽氣促、低處又不能婉轉自如、聽衆大不滿意、謂三塊大洋太寃、竊竊私議者、頗不乏人、余後至、踞台座、出三元五毛、尤寃之寃者也、

有翩某者、贈梅以電燈花瓶一具、卽購自尋常電燈店者、價値不過二三十圓、不倫不類、擱在王寶川寒窰桌上、而燈光外射、頗礙觀客視線、台下有譁而逋者、

復疑始

（丹翁）

陳言二公、名振全國、似勿須外行貢諛、若游揚失當、反爲識者齒冷、殷鑒不遠、在捧某之甲乙丙丁、因有戒心、伏唯垂察、

□笑靠來函　大雄先生大鑒、敬啓者、第六號笑靠各稿、均屬署名人原作、從未刊過他報、闢靠亦由撰述者遣意、原稿俱在、豈可掩飾、第五百七十二號貢稿、金鍾君所謂冒牌一節、完全與事實不符、務請更正爲幸、此啓、生生美術公司孫雪泥鞠躬、

一年有半

（第三編）（天笑戲編）

□六七□

伯懃道、可不是、我正要說這話、我見了他們往來行走、我就聯想到現在西洋畫家的什麼人體美、我想要是那些新畫家到這裏來洗澡、倒是許多天然的模特兒、叔禮道、你又說獃話了、西洋畫家要選模特兒、也決不會選到這裏澡堂中來、不過在他們是習慣了、行所無事、我們沒有看慣的、就覺得不雅、可見得上古裸處、原是未開化的習慣、世界已進於文明、再要反轉裸國、那就覺得時代倒流了、正說話中間、只見謝濟時下身圍着一條白毛巾、肩上又披着一條毛巾、手裏又握着一條毛巾、氣喘如牛的進來、嚷着好熱啊、好熱啊、推門進來、見二人已先出來了、便道你們好快啊、叔禮道、你自己看看鐘上、洗了多少時候、你要是再不出來、我們要疑惑你在浴盆裏水遁了、濟時道、水遁是不會的、洗洗澡就淹在浴盆裏的倒很有的呢、我們家有個親戚、自己家裏有個浴室、眞正的洗洗澡、浴室門不開、在裏面有三個鐘頭、家人起疑、在外面喚他、卻呼呼不應、那浴室是內鎖的、推又推不開、鑰匙縫裏又張不清楚、後來大家打門進去、只見他渾頭浸在水裏、龍頭大開、水滿了浴缸、不知怎麼的緣故、後來大家說、一定是有風疾、他所得是死在水內的、因爲我們那位親戚、前兩年曾經算過一個命、說他當遭水厄、乘船要留心、嚇得他連江輪船也不敢坐、誰知畢竟死在浴盆裏、大家便覺得那算命的神驗了、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翻譯